

何丕荣 编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封建迷信害人录



封建迷信害人录

何丕荣 编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封建迷信害人录

何丕荣 编著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轻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

787×1092毫米 1/32 3印张 66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8,200

书号：7267·9 定价 0.40元

序

何丕荣同志编写的《封建迷信害人录》，揭露了社会上一些坏人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害人活动的罪行。它的出版，对于教育群众破除迷信，树立无神论思想，是有现实意义的。

社会主义祖国建国三十多年了，居然还有这些极端愚昧落后的现象存在，看了使人触目惊心。虽然这些事实是个别的，但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能低估。封建迷信是历史地产生的，必将历史地消灭。社会主义社会与旧社会有本质的不同。第一，它取消了剥削制度；第二，生产资料公有；第三，有共产党的领导。有了这三条，就有了制止和消灭封建迷信的基本条件。

大家知道，封建制度在我国维持了两千多年，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并巩固其统治，经常利用两种工具：一是镇压的工具，包括法律、军队、政权等，用以限制人民的行动；二是思想工具，包括文化、教育、宗教等，用以麻痹人民的思想意识。前者是从外部施加力量，硬性制止人民的反抗行动；后者是从思想入手，消除人民的反抗念头。也就是说，前者教人不敢造反，后者使人不想造反。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宗教和迷信往往搅混在一起，难以区分。从世界观上看，两者都迷信鬼神，反对科学，反对唯物主义，都属于唯心主义体系。所以说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封建社会里，人民群众处在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没有机会学习科学文化。作为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虽然直接

创造了物质财富，间接创造了精神财富，但是，他们却长期处于愚昧落后的状态，反动统治者最害怕劳动人民掌握科学文化，因为如果劳动人民掌握了科学文化，就必然变得聪明起来，他们的欺骗伎俩就将被识破，他们的反动统治基础就会不稳固。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封建统治者总要推行一种愚民政策和封建迷信思想始终伴随着封建专制制度几千年不得消灭的根本原因。当然，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文化不发达，使得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也是宗教和各种迷信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已不存在保存和鼓励愚昧落后的社会基础。我们的党和人民正在为消灭一切愚昧落后的现象而斗争。但是，由于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它一方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要彻底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垢，非一朝一夕之功，而要靠全党全民长期的共同努力。我们相信，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封建迷信活动决不能得逞，封建迷信思想也是不会长久的。

任继愈

1983·11·18

目 录

序.....	任继愈
一、借迷信兴风作浪 干坏事堕入法网.....	1
二、信迷信掉进深渊 杀亲人制造惨案.....	4
三、有病有灾求鬼神 赔钱赔财又丢命.....	11
四、不信科学信迷信 枉把活人瞎折腾.....	19
五、信鬼神闹出笑话 遭祸殃悔恨交加.....	29
六、听受害者诉苦情 劝糊涂人快觉醒.....	35
七、卖神药招摇撞骗 鬼把戏当场揭穿.....	48
八、干部群众破迷信 神汉巫婆现原形.....	55

九、活神仙回心转意	
迷信人倍受教育·····	73
十、党的关怀暖人心	
浪子回头作新人·····	82
编后记·····	86

一 借迷信兴风作浪 干坏事 堕入法网

广东省廉江县河唇公社莲塘口生产大队的农民，一向有在正月十五日以前点“族灯”、“游神”等旧的传统习惯。一九八〇年春节刚刚过去，队里的神棍钟志强等人，便利用这一民间传统习惯，大搞封建迷信活动。

二月二十三日晚上，钟志强一伙取来“神牌”、“香炉”等迷信器具，在大队的晒谷场上搞起了所谓“请神落身”的鬼把戏，煽动一些封建迷信思想比较严重的人，到这里来祭拜所谓“华光公”。在一片鞭炮声和神棍们的“咒语”声中，一个名叫钟世发的队干部，竟乘机跳出来，手舞足蹈、捶胸拍腿地自称他就是大家祭拜的“华光公”。流氓成性的钟志强见钟世发抢占了“华光公”的座位，就跳出来满地乱滚，胡言乱语，自称所谓“上帝公”。接着，两“公”相见，就手拉着手，通宵到各处窜游。那些迷信思想严重的人，跟在这两个神棍后面，鞭炮声、吆喝声，惊动了宁静的田野和村庄。

二月二十四日，钟志强、钟世发一伙人继续窜游，一股封建迷信的邪风越刮越猛。当天晚上，钟世发把晒谷场上的“神牌”、“香炉”搬到自己家里，继续装神弄鬼，欺骗引诱了一大批思想糊涂的人到他家“叩拜”，整整闹了一个通宵。

正当钟世发在自己家里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另一位生产队干部钟应松，也跑到钟世发家来，自称所谓“三位公”。为了进一步欺骗和愚弄群众，钟世发、钟志强、钟应松三个

神棍，经过一番秘密策划以后，就指定山背村一位名叫林明海的二流子前来装“神”，称他为“第四个阿公”。这个林明海见有便宜可占，便欣然应诺了。

就这样，一个封建迷信团伙七拼八凑组织起来了，并且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窜游活动，把莲塘口大队相当多的一批有迷信思想的人，拖入了这一股封建迷信活动的浊流。

钟志强一伙神棍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的目的何在？原来，他们在十年内乱中就是一批招摇撞骗、游手好闲的社会渣滓。一九八〇年，莲塘口大队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钟志强一伙人错误地理解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以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就是要退回到解放前的小农经济去。于是他们串通一气，利用封建迷信活动欺骗群众，乘机为自己大捞一把。

松木山脚下有几块土地，历史上是莲塘口钟氏家族的“祖业”，是“三位公”的地盘。土地改革时期，经过各方协商，把岭脚的几块土地分给了河唇大队油甘岭村的几户农民，岭头的土地则被国家征用来建立了人民医院和学校。前几年就曾有人利用“四人帮”制造的派性余毒，煽动过“收回岭头”的风波，但没有得逞。这一次，又冒出所谓“三位公”，企图利用一部分人在当前农村新的变革时期中的思想混乱，来达到他们过去没有达到的目的。

二月二十五日那天清早，钟世发和钟应松在另外两个念“符咒”的神棍的陪同下，带着一帮受骗的农民，手持滑棍、三齿，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来到松木山。钟应松时而指指这里，时而指指那里，胡说“这些土地都是三位公的地盘，要统统收回”。钟应松的话音刚落，那个自称“华光公”的钟世发就立即跳出来，扮演所谓“公证神”、“最高神”，企图“证

实”钟应松所指的那些土地，确实是“三位公”的地盘。

钟志强一伙，连续四天带着受骗群众到处“游神”，为他们这一小撮“神鬼”占领阵地。他们先后窜到莲塘口、教化岭、横涌仔、城汪、山背、田心等村庄，把许多社员的房子、树木和自留地统统说成是“阿公”的领地，到处吓唬群众，使得不少思想落后的人连连下跪，请求“阿公饶恕”。于是，这一伙歹徒就乘机强迫“阿公”领地上的社员杀鸡宰猪，“向阿公谢罪”。结果，真的有不少受骗的人都为此宰杀了鸡、鸭和生猪，“请神赐福”。

二月二十八日，天还没有亮，钟志强一伙又窜到山背村，公开宣布：“今日阿公驾到，全村男女老幼都必须前来跪拜奉迎。”钟志强宣布完毕，就和林明海一起，手持钢刀、铁叉，装神封路，强迫村里很多不愿前来下跪的群众出来“跪拜阿公”。在这伙歹徒的威逼和欺骗下，全村近百名男女老幼都被迫跪在瓦砾遍地、高低不平的所谓“香火堂”前，从早上一直跪到天黑都不让起来。有的跪得双膝流血，有的晕倒在地，连几岁的小娃娃也不能幸免。

就在这天晚上七点钟，钟志强偷偷离开“香火堂”，独自窜进山背村，查东家，找西家，见到妇女就调戏、猥亵。八点钟左右，村里一对年轻夫妇上厕所，钟志强一见，就立即装出一副“阿公”的嘴脸，硬把那位男青年赶跑，把女青年强拉硬拽到屋里去奸污了。随后，这个流氓成性的钟志强又回到“香火堂”前，当众点名要了两名年轻貌美的女青年供他玩弄。其中一位女青年怒不可遏地反抗，才免遭侮辱；另一位胆小的女青年，当夜就在钟志强的胁迫下，被带去糟蹋了。

钟志强一伙歹徒的罪恶行径，逐步被人们识破。青年社

员钟水金看到钟志强一伙在山背村的犯罪行为，当夜就赶回莲塘口村，向大队党支部及时汇报了情况。大队干部一听，迅即赶到山背村现场，当众抓住了钟志强一伙歹徒，并劝告来“香火堂”下跪的人各自回家；随后又派人赶到公社报案。县公安局得知案情以后，迅速派人前往莲塘口等村调查了解，把钟志强、钟世发、钟应松、林明海等坏家伙依法逮捕归案。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广东省湛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宣判大会，依法判处装神弄鬼、欺骗群众、强奸妇女、破坏春耕生产和社会治安的首犯钟志强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分别判处从犯钟世发、钟应松、林明海有期徒刑十五年、十年、八年。

二 信迷信掉进深渊 杀亲人制造惨案

(一)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的一天，二十七岁的农民陈定贵和妻子一起，高高兴兴地去给岳父祝寿。在回家的途中，路过妻子的叔父吴庭保家，在吴家住了一宿，正赶上吴庭保不在家。

第二天吴庭保回家，得知陈定贵夫妻在他家同床共宿，很不高兴，认为夫妻在别人家同床睡觉“不吉利”，要求陈定贵给他家“搭红放炮”。陈定贵只好忍气照办。

事后，陈定贵心里很不痛快，认为自己该倒霉了，终日

闷闷不乐。

过了几天，陈定贵突然感到肚子疼，连夜请来大队的“神汉”李义才。不料这个李义才一跨进陈家门槛，就装神弄鬼起来。他边跳神边对陈定贵胡说八道：“你家有灾难，要死人！”听了李义才的胡言乱语，本来就疑心“自己该倒霉”的陈定贵，顿时惊恐万状，精神压力很大。

一九八三年元旦晚上，陈定贵因神经持续紧张，心慌意乱，做了一个恶梦，惊醒以后，就把妻子叫了起来，说：“看样子，我这病只有死路一条了……”从此精神萎靡不振。

妻子和陈母见陈定贵自寻烦恼这般严重，就想方设法开导他，劝他不要胡思乱想。但是深受迷信思想毒害的陈定贵，对妻子和母亲的劝慰听不进去，仍旧胡思乱想，日子一久，就产生了一股强烈的邪念：自己反正是活不长久了，不如干脆和妻子儿女同归于尽痛快。

一天，这个掉进迷信深渊不能自拔的陈定贵，终于对他妻子和儿子下了毒手，他首先抓住年仅八岁的儿子，疯狂地在石坎上连撞三下，当即把儿子撞死；接着，又一拳把妻子猛地打翻在地，并操起石块朝她的头部砸过去，幸亏乡亲们迅速赶来死死地揪住了他，陈妻方能幸免一死。

事情发生后，当地公安机关迅速派人赶到现场，把陈定贵和那个“神汉”李义才，一并逮捕法办。

(二)

一九八〇年，广东省紫金县中坝公社袁田大队林布生产队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三十八岁的社员陈进中承包了三亩责任田，与哥哥陈金进等三户人共用一头耕牛。夏种

期间，陈进中因轻信牛贩子的花言巧语，耕牛被骗走了，给三家的夏收夏种造成了困难，思想上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就在陈进中思想苦闷的时候，偶然在一个亲戚家看到一本名叫《寻龙点穴诀》的迷信书，专讲如何寻找“风水屋场”。书的开头就是“祖上没堆土，代代都辛苦”之类的胡言乱语。陈进中看了这本书以后，一下子就认定自己眼下的困难是由于“祖上没有好风水屋场”造成的。从此，他就成天价想着这本迷信书上那些寻找“风水屋场”的“诀窍”。

正当陈进中对那本书上的内容入迷的时候，不料那本心爱的宝书丢失了。为这件事，他大哭大闹了五、六天。经过许多干部和村邻四舍的开导劝说，陈进中才有所醒悟。但是没有过多久，附近一个“风水先生”却又主动给他送来一本名叫《寻龙法》的迷信书。陈进中看完了这本书，对所谓“风水屋场”的说法更加相信了。打这以后，他经常不吃饭，不睡觉，到处观山探水，按迷信书上讲的那一套“诀窍”去寻找所谓“好坟地”、“好屋场”。有一天，陈进中突然对人说，我们林布村，村前那条小河就是界河，河西没有龙势，河东却到处都是游龙结穴的好风水，如“双狮摇铃”、“玉象饮水”、“嫦娥奔月”、“穿云射箭”，等等，讲得神乎其神。回到家里，他又对自己年近七旬的老母说：“咱们家房屋对面那座哲岗岭的来龙就是穿云射箭，结穴是嫦娥奔月，真是个千里难寻的好地方。如果在这里做个地坟，主出天子，大富大贵，该有多好！妈呀，您就快点死吧！您死了，我就把您葬到那里去。”陈母一听陈进中这一通胡言乱语，气得两手直哆嗦，当场就痛骂了他一顿。实际上，陈进中这时已经被迷信思想毒害得有些神经失常了。

正当陈进中受封建迷信思想严重毒害的时候，社会上又

刮来了一股封建迷信的邪风。在林布生产队附近，就有人宣扬甚至塑造所谓“三山国王”、“齐天大圣”、“关帝爷”、“贺万氏郎”、“法师”、“太白金星”等等迷信偶像，还有人去烧香、“卜童”，一些“风水先生”也趁机带着“罗盘”出来“寻龙找穴”，招摇撞骗，捞取钱财。陈进中一看，就担心哲岗岭的“穿云射箭”和“嫦娥奔月”等“好坟地”被别人占去，因而急躁起来了。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已是深夜一点钟了，陈进中突然从床上爬起来，抱起自己两周岁的女孩偶玲和不到一周岁的男孩早达，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打开房门，径自走了。妻子李卫珍一见，大惊失色，连忙叫起母亲和哥哥。哥哥陈金进一见势头不妙，立即起身去追陈进中。当夜正是乌云掩月，灰蒙蒙的夜色。陈金进顺着门前的公路追了将近一里路程，仍未见到人影，只好停住脚步，站在公路上观察着四周的动静。突然从哲岗岭上传来了孩子的哭声。陈金进一听，立即向哲岗岭跑去。跑到半路上，孩子的哭声没有了，陈金进以最大的速度冲向前去，一看，天哪！两个孩子被陈进中活活地砍死了。在朦胧的月光下，只见两具小尸体一东一西地躺在血泊之中，而陈进中却站在那里若无其事。陈金进把他揪回家里，他母亲和妻子哭得死去活来，而他却狂笑着说：“我的偶玲和早达是今日去成仙的，明年的今日，他姐弟俩就会回来的。嫦娥奔月永远是我的啰！……”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了，但那个被封建迷信思想严重毒害的陈进中，至今还是疯疯颠颠的；他的妻子因为精神受到严重刺激，也已变成痴呆；七旬老母也因悲伤不已而奄奄一息。好端端的一个太平家庭，就这样被封建迷信搞得家破人亡。相信鬼神的人们，可得从中吸取严重教训啊！

(三)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八日夜晚，广阔的淮北原野，显得格外沉寂。当夜，在安徽省泗县草沟区瓦韩公社瓦韩庄东南十字路旁的草坪上，一个中年男人怀抱着一个沉沉入睡的三岁小儿，神魂颠倒地徘徊在这茫茫黑夜里。他那双死鱼般的眼睛，死死盯着怀里的孩子。顿时，他双目紧闭，猛地打了个寒颤，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此时此刻，他以为自己想到的一切，都是“上帝”早已安排好了的。于是，他抖擞一下精神，左手托着孩子，右手从怀里掏出一把雪亮的菜刀，就要对准孩子的脖子砍去；但他的手又软了下来。过了一会，他环顾四野，跪在草地上默默地祷告起来。最后，他终于把孩子抛在草地上，高高地举起菜刀，朝孩子的脖子猛砍了数刀……这个可怜的小生命，顿时变成了肉块，殷红的鲜血染红了青青的草地。这个双手沾满亲生幼儿鲜血的刽子手，又剥下孩子身上的血衣，把这血肉模糊的肉块包在一起，扔在路旁小沟的污泥之中。之后，他又回过身来，跪在地上，继续虔诚地祷告着：

“上帝啊！我对您有一颗赤诚的心。您的信徒已将自己唯一的儿子献给了您。他没有死啊，他的灵魂已经升天了！”

这个刚刚来到人世不久的可怜的孩子，就这样成了他那个崇拜耶稣的父亲的牺牲品。

“我的孩子——小鸽子呀！”

“是谁杀害了我的孙子？要捉拿凶手，为可怜的孩子报

仇啊！”

第二天，孩子的妈妈孙彩珍和奶奶看到被砍成肉块的孩子，都呼天叫地，悲痛欲绝。围观的乡亲们面对这目不忍睹的惨状，禁不住流下了悲愤的眼泪，强烈要求尽快捉拿凶手，依法惩处。

消息迅速传开，县公安局的侦破人员及时赶到现场，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分析，很快就认定凶犯就是死者的父亲韩修亮。

侦破人员来到韩家，只见“小鸽子”的父亲韩修亮两眼发愣，面色惨白，呆若木鸡。

“小鸽子是你杀死的？”

“是的。”

“刀子放在什么地方？”

“伙房里。”

“还有什么凶器吗？”

“两把镰刀。”

韩修亮毫不掩盖自己的罪行。他把杀害儿子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人们不禁要问，三十三岁的韩修亮，为什么要下毒手杀死自己不到三岁的独生儿子？

原来，韩修亮的父亲早就是一个信奉耶稣的基督教徒。父亲的信仰，使韩修亮从小就受到宗教迷信思想的毒害，而且也信奉起基督教来。他常常捧读《圣经》，吟诵教义，到了入迷的地步。他以为人的生死祸福都是“上帝”决定的。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在江苏省睢宁县邱集基督教聚集点上，八十五岁的女执事唐建光，滔滔不绝地宣讲了《新旧约全书》中的一段离奇的故事：

耶稣的第十二大门徒亚伯拉罕，一百岁那年才得了个独生子以撒，感到万分高兴。有一天，上帝为了考验他是否忠诚，就叫他清早起来带着以撒去摩利亚地，把以撒作为“燔祭”献出来。这个亚伯拉罕毫不迟疑地按照上帝的旨意办事，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地，准备杀死他。但正当亚伯拉罕举刀杀死以撒的刹那间，突然传来了上帝的使者耶和华的呼喊：“你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现在，我知道你是真心敬畏上帝的了。”这时，亚伯拉罕举目四望，只见一只公羊的两只角被卡在稠密的树枝上。亚伯拉罕就取来那只公羊，代替儿子作为“燔祭”。亚伯拉罕就这样以他对上帝的忠诚，被封为耶稣的第十二大门徒。

韩修亮听完唐建光讲的这段故事后，心情十分激动，当时就暗暗立下誓言：一定要向耶稣的第十二大门徒亚伯拉罕学习，作一个耶稣的忠诚弟子。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八日晚上，一帮耶稣的善男信女来到韩修亮家里，象往常一样，由韩修亮带着大家做完“礼拜”、唱完《圣歌》就走了。唯有这个韩修亮躺在炕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他想到了“上帝”，想到了亚伯拉罕对“上帝”的忠诚，好象“上帝”就在他的面前，也在考验他是否忠诚。韩修亮想着想着，就从炕上一轱辘爬起来，偷偷地从炕上抱起酣睡的儿子“小鸽子”，又摸到伙房去拿出一把菜刀，跌跌撞撞地来到村东南十字路旁的草坪上，干出了这场血淋淋的凶杀事件。

韩修亮表现出了亚伯拉罕一样的“忠诚”，但“上帝”却没有给他也安排一只“替罪羊”。他真正献出了自己的儿子，但没有当上亚伯拉罕那样的“第十二大门徒”，相反，却成了一名双手沾满自己亲生子女鲜血的杀人犯。所以乡亲们骂他